

李泽厚著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Pragmatic Reason & A Culture of Optimism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B-53
L332



郑州大学

04010229451S



5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Pragmatic Reason & A Culture of Optimism

李泽厚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B-53
L332

005-1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李泽厚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5. 1

ISBN 7-108-02188-9

I. 实... II. 李...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896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 数 451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7.00 元

目 录

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1
上篇 实用理性的逻辑	3
下篇 关于情本体	55
哲学答问	116
哲学探寻录	163
主体性哲学论纲系列	194
人类起源提纲	194
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的哲学论纲	201
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	218
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	233
第四提纲	243
美的哲学	249
禅意盎然	296
关于“实用理性”	325

初读郭店竹简印象纪要	333
思想史的意义	345
课虚无以责有	357
后记	372

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 年)

上篇 实用理性的逻辑

I 度的操作本性

- (1) 操作建构与理性内化
- (2) 中国传统的缺失
- (3) John Dewey 的工具主义

II 度的辩证智慧

- (1) 由操作层到存在层
- (2) 中国范畴维护生存的特色
- (3) “先验心理学”

III 度与个体创造

- (1) 由度到美与形式感受
- (2) 人与宇宙共在与自由直观
- (3) 美学作为第一哲学与物自体问题(上)

下篇 关于情本体

I 心、性为本还是情为本?

- (1) 道德律令与理性凝聚
- (2) 宋明理学追求超验的失败
- (3) 伦理的人是“最终目的”?

II 什么样的情?

- (1) Abraham 的杀子与中国的孝—仁
- (2) “未知死,焉知生”与“未知生,焉知死”
- (3) 宗教经验种种

III 情本体在今日

- (1) 还有情吗?
- (2) 有、空、空而有
- (3) 美学作为第一哲学与物自体问题(下)

上篇 实用理性的逻辑

I 度的操作本性

(1) 操作建构与理性内化

需要对少数几个基本概念作点说明。首先,何谓“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如《历史本体论》所表明,实用理性乃“经验合理性”(empirical reasonableness)的概括或提升。历史本体论认为,人类经验来于“实践”。因之,何谓“实践”?

如《批判哲学的批判》(下简称《批判》)所强调,人类最根本最基础的“实践”是使用一制造物质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亦即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作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语言、秩序、组织和各种物化以及物态化的产物或符号,如仪式、文字、艺术等等,我统称之曰“人文”(human culture)。以及与之相应,由此文化积淀而成心理的结构形式,我统称之曰“人性”(human nature)。《批判》强调“实践”概念这一基础含义,以区别于其他各派实践论,认为立足于这个基础含义的实践论是 Karl Marx 唯物史观的根本内核,并以为只有在这个基础含义上,才可能产生和包容其他层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面的实践概念。

可见,“实践”概念至少需分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批判》曾区分 practice 和 praxis)。狭义即指上述基础含义,广义则包容宽泛,从生产活动中的发号施令、语言交流以及各种符号操作,到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活动,它几乎相等于人的全部感性活动和感性人的全部活动,其中还可分出好几个层次。而狭义、广义之分只是一种“理想型”的理论区分,在现实中,二者经常纠缠交织在一起。物质操作与符号操作、物化劳动与物态化劳动、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便经常难以截然二分。今日技术与科学、生产力与科技的交织,更说明着这一点。同样,“实践”本是人类独有的超生物性的行为活动,但人作为动物族类有生物性的活动和需要,如吃饭、性交、睡觉、群体中的交往等等,因此在很大的一部分的人类实践活动中,超生物性与生物性也是经常渗透、重叠、错综、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这狭义、广义的区分,只有哲学视角的意义。《批判》之所以强调实践的基础含义(狭义),是为了强调人类主要依靠物质生产活动而维系生存,其他包括语言交流、科学艺术、宗教祈祷等等广义的实践活动,都以这个基础为前提,如此而已。

作为实用理性内核的“经验合理性”,也首先产生在这种狭义的实践基础之上。“合理性”亦即“理性”(rationality)它来自拉丁文 ratio,有计算(reckoning)意,与希腊文的 Logos 粗略相当。但“理性”一词究竟指什么,长久以来,却蔓生出许多说法和理论。最广泛也最含混的用法,是指人所特有的思维、理解、认识、推论的能力、规律、法则,而大多与逻辑(logic)相关。

“逻辑”是什么? Webster 辞典说,“逻辑或逻辑学是有关推论和证

明的有效性原则和标准的科学,是推理形式原则的科学”。但如同“理性”一样,“逻辑”一词也被最含混地使用着,从方法论(如 John Dewey 的“探求理论”the theory of inquiry)到现代数理逻辑(methmatic logic)。而作为学科,追本溯源,则要归结到古希腊由 Aristotle 整理出来的有关推理原则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是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思维准则。它的基本原则是同一律($A = A$)和矛盾律($A \neq \bar{A}$)。关于形式逻辑这一基本原则从何而来,它的“基础”或“根源”是什么,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哲学界曾有过激烈辩论。主要有两种意见,《批判》曾经评述:

“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争论中,一派主张它们只是思维、语言的天然本性,另一派主张它们是客观世界的相对稳定性的反映。前一派是唯心主义,后一派是静观的唯物主义。我认为,客观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本身所要求的相对稳定性,才可能反映为思维的基本规律。缺少这个能动的中介,不能理解作为思维形式和结构的形式逻辑基本规律是如何得来的。至于实践要求的相对稳定性终于变为思维规律,又得经过某种整体的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狂热活动(如礼仪巫术)才可能固定和形成起来。这一点甚为重要,是应该深入研究的。”〔1〕

所谓“实践活动本身所要求的相对稳定性”,也即是人类为维系

〔1〕《批判哲学的批判》第 2 章第 6 节。重点原有。

生存—生活—生命所要求实践操作活动所必须具有的最基本的秩序和规范。我以为,这就是形式逻辑的根源。在《批判》中,我曾把形式逻辑的矛盾律解说为“这样作便不这样作”的操作—活动规范的秩序。它通由群体的伦理命令而实现,最终才积淀内化为“理性”的语法规则和思维规律^{〔1〕}。所以,拙作主体性《第四提纲》强调“先有伦理,后有认识”,“认识规律(语法、逻辑)是从伦理令中分化演变出来的,这一点至为重要”。这都是指明,人类的认识规则,不仅离不开、而且来源于群体的活动和秩序。拙作《历史本体论》一书强调造成实践操作成功的“度”,首先需要在感性活动中建立起和整理出一个秩序的世界或世界的秩序。这个秩序首先不是由头脑思辨所进行的知性把握,而是由人类肢体活动所构建的感性操作的把握。人类通由实践操作在感性世界中所建立的这种形式规范和秩序结构,即人类的“操作建构”使“度”的本体性得以成立,并具有的“普遍必然性”。这一普遍必然性,正如《批判》所说,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社会性”或“社会客观性”(social objectivity)^{〔2〕}的展现。这种普遍性和客观性虽经由各不相同的特殊的文化语言(从不同的巫术礼仪到不同的符号文字)而保存、承继、延续,但其理性内化的形式,即其操作—思辨的纯粹形式,却又是共同的、(人类)普遍的、客观的,这是因为人类最原始的操作—活动建构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们的理性内化的符

〔1〕 Nietzsche 把它说成生物学的人的“主观强制性”和“命令”,并提入存在层面,与本文恰相反对。

〔2〕 此二词相等同。前者产生在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因区别于朱光潜的“主观(意识形态、心理情感)社会性”而提出“客观社会性”,其意即是“社会客观性”。

号系统便是逻辑和数学。

《批判》是在讨论 Kant 哲学时,提出这一关于逻辑、数学亦即人类理性的来源和“本性”的看法。但二十余年来,一直无人注意,今详引该书原文如下:

数学……与人类的感性实践有关。有如黑格尔说,数学的抽象仍然是感性的^[1],但这个感性主要不是感性对象,而首先是感性活动,其根源早在人类原始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与新康德主义卡西尔把数说成是“思维的原始动作”^[2]恰好相反,我以为,数的根源在于人类实践的原始动作,即在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为根本特征的劳动活动的原始操作中。数学的根源首先不在对外在感性事物的归纳而在对主体感性活动的抽象。数学的纯粹的量等等基本形式不是从归纳外在事物而来,而是从抽象主体活动而来。它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方面,不是我们与外界世界的静观感觉关系,而是为哥德尔所模糊感到的所谓“另一种关系”,即通过人类社会的最原始最基本的一些实践活动(主要是劳动操作)的感性形式和关系,包括数量在内的某些结构。我们规定 $1+1=2$, $1+1+1=3$, 表面看来似乎是分析(定义),如罗素所认为;但它实

[1] 例如,黑格尔论几何学:“综合方法的光辉范例是几何学。……这个抽象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还是空间,一个非感性的感性的东西;——直观被提高为自己的抽象——这个直观是直观的形式,但还是直观”(《逻辑学》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16页)。

[2] 卡西尔(Ernst Cassirer):《实体与功能》第1章。

质上是综合,起源于对原始实践活动,例如计数的规定和描述。此外,对操作本身的可分离性、可结合性、可逆性、恒等性、对称性、无穷进行……的运用和把握等等也如此。这种种活动最初是对某些实物的实际操作,其后才衍化为符号的操作,而所有这些操作当时大体上是采取巫术礼仪的神秘形式出现的。数学之所以不只是认识现实事物或对象,它之所以主要是一种认识的手段,具有某种超具体时空和非经验因果的形式特征,而与所有以经验事物为对象的科学大不相同(后者总需要以观察、实验为基础,前者的无矛盾性便是它的保证),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所以,数学是人所有的特种认识工具和符号语言,如同人的物质工具一样,但它以最纯粹的形式体现了人的认识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认识能动性,从哲学上看,又仍然是人类的实践能动性的高度的抽象化。数学的原始概念应从这里去考虑和研究。数学的构造本性也应从这里来理解。因之,数学的普遍必然,从根源上讲,是抽象化了的实践活动(劳动操作)形式本身的普遍必然。我们的实践(包括现代的天文观测)所达到的任何宏观世界或微观世界,不管它们独特的经验环境如何, $2+2=4$, $7+5=12$,仍然有效,原因就在这里。数学所以能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工具(现代科学广泛运用数学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不断证实着这一点),体现了人的认识能动性的显著特征,其哲学上的道理也在这里。莱布尼兹说,数学是上帝的语言,其实,数学是人类的骄傲。

如果分析一下充分体现数学本质的所谓最简单的“纯粹数学”,便可发现,它基本上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一个成分是形式

逻辑的不矛盾律(同一律)等。另一个成分是如加(+)、减(-)、等于(=)、自然数等。这两个成分和两个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原始劳动操作(实践)的反映。例如,加(+)、减(-)、等于(=)等,来源于原始劳动操作的合、分、可逆、恒等、对称、进行的无限可能性等等最基本的形式。例如,“无穷”并不是指现实世界的事物、对象的无穷(无论是无穷大、无穷小),而首先是意味人(人类)能无穷地(只要人类存在)把操作继续进行下去,它终于反映在人类思维中,成为数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概念。自然数在根本起源上,是由劳动操作中产生和把握的抽象的量的同一性(即所谓“纯粹的量”)发展而来。对上述操作形式、结构、量的同一性等等的把握,是人类认识的一个极大飞跃,从此,世界开始被人类从量和关系的高度抽象的形式、结构方面精确认识,在这基础上,联结人类对感性世界所产生的自由直观能力,不断创造出自由地理想化地构造关系、结构的能动观念和系统(大多远离现实原型,纯粹是从观念世界里推行出来似的),成为一种认识世界无比锐利的工具。正如人不断创造出现实中没有原型的物质工具一样,数字作为特种符号工具和作为对客观现实结构的建构,这二者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但从根源上说,它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行程,把本是与劳动操作活动的有关形式方面,加以对象化,并不断抽象和转化为符号操作的一些基本演算规定,如Piaget强调的操作的可逆性($A + B = B + A$)、守恒性($A = A$)等等(与客观经验对象直接相关的部分则变为逻辑的量词和“属于”等观念、符号)。数学中形式逻辑的成分,以及形式逻辑本身,其本质则是原始劳动操作本身所要求的

相对稳定性,如这样做就不这样做($A \neq \bar{A}$),等等。它们也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行程,由实践动作所要求的相对稳定性,通过“自觉注意”这一人所特有的重要心理功能,转化为语言、思维所要求的概念、语词的相对稳定性,以至似乎成了思维的“本性”、语言“自身”的规律。在这个转换的抽象提升的过程中,又正是通过社会的强制(最初由原始的巫术礼仪来保证和集中化,如巫术中的一些步法、手法、姿态、咒语、次数、序列等等,都是极为严格的)而达到的。我以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同一性的严格要求,首先表现为一种巫术礼仪→道德伦理的社会指令,表现为礼仪、道德必要性。正是通过这种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活动,原始人群那种混沌不清、是非同一、梦幻般的先逻辑思维阶段才能逐渐摆脱,而过渡到以遵守概念的同一性为特征的逻辑思维阶段。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行程。这个行程的成果最后才构成了数学的分析方面。总之,原始实践劳动操作活动的结构和形式特性,在漫长的时间中,抽象、提取、内化、构建为语言、思维、逻辑、数学的本性,使它们具有了所谓普遍必然性。……在现代文献中,关于这个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 Piaget 的一些观点。这位心理学家以儿童心理的大量实验作例证,反对逻辑实证论,认为逻辑不能从语言中来;也反对了 Chomsky,认为逻辑不是什么内在的理性深层结构;他强调逻辑和数学都只能从原始动作中得来。“不是从所动作的对象抽象,而是从动作自身抽象。我认为这就是逻辑和数学抽象的基础”。〔1〕他区分出

〔1〕 Piaget,《发生认识论》第1章。

两种动作,指出“所有这些协作形式在逻辑结构中有其相平行者,动作水平的这种协同动作,就是以后思想中的逻辑结构的基础”〔1〕……可逆、次序、拓扑、交换律、联合律……这些数学基本形式特征,正是这种协同操作特征的抽象提取。……可惜的是,尽管他从心理学看出动作、操作在形成人的逻辑思维和原始数学观念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却不能从人类学的社会历史整体行程中来说明它们,从而把动作、操作作了离开作为历史总体的社会实践这个根本要点的解说。具体地说,他没有充分注意使用工具在操作动作中的巨大意义和特性,工具作为中介所带来的客观世界的因果规律性的联结和渗入,等等,从而不可避免地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归宿于生物机制,有意无意地冲淡了人的认识能动性与人物的根本区别。〔2〕

至今,我仍然认为,尽管论证尚需细密和深入,但上述基本看法甚为重要。它说明了作为人类特有的理性工具的逻辑和数学来源于操作建构百万年以上的历史积累和理性内化。它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实用理性的“度”的本体性的成果展现。

(2) 中国传统的缺失

从《批判》到《历史本体论》,一直强调经由历史积淀所产生的人

〔1〕 Piaget,《发生认识论》第1章。

〔2〕《批判》第2章第6节。重点原有。

的这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集中表现和充分发展在数学和逻辑上。这个实践操作活动的感性抽象物,构成了一个可以脱离开现实事物和实际世界,而自行繁殖衍生的符号系统的世界。这个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和“神秘”力量,足以令人惊叹。之所以说神秘,因为像无理数之类的发明,作为纯粹智力想象的建构,却可以普遍应用于现实世界而产生实际效用。它们这种似乎不依存于现实世界所展示的非现实的逻辑可能性,却保障着人类在现实世界的实践—操作—生产(科技)中的实际可能性的不断生成。它似乎显示出一种超经验的语言,这实际正是 Pythagoras 的数的宇宙、Plato 的理式世界和 Kant 的“先验”主义的来由。而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最大缺陷和弱点就在于,对这一实践操作本性的感性抽象的意义和力量缺乏足够认识和充分发展。这也是中国缺乏高度抽象思辨的纯粹哲学的重要原因。如我以前多次指出,中国有技艺,无科学^{〔1〕}。中国文化由于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没有也不能产生欧几里德几何学和 Pythagoras。中国传统实用理性过于重视现实的可能性,轻视逻辑的可能性,从而经常轻视和贬低“无用”的抽象思维。“雄辩”如孟子,常常违反形式逻辑^{〔2〕},仅以气势(情感力量)逼人;清醒如荀子,也以无实用价值而反对名家^{〔3〕};道家强调的恰恰是逻辑悖论式的辩证观念^{〔4〕};法家如韩非着重的更是现实功能的“逻辑”^{〔5〕}。从孔子起,重视的都是“名(概念)”与“实(现实)”的关系,是“必也正名乎”,而不是“名”自身独立发展的价值;而其根由则

〔1〕〔3〕〔4〕〔5〕 参阅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2〕 崇孟的牟宗三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他的《圆善论》。